

冯惠明 / 著

作家出版社

大清公使曾纪泽

曾国藩之长子

中国近代史上最强硬的外交家
演绎一段惊心动魄的外交秘史



冯惠明 / 著

作家出版社

大清公使曾纪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清公使曾纪泽/冯惠明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063 - 6227 - 6

I. ①大… II. ①冯…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0736 号

大清公使曾纪泽

作 者: 冯惠明

责任编辑: 安 然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30 千

印张: 26.25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227 - 6

定价: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主要人物表

曾纪泽 字劼刚，曾国藩长子，中国驻英法公使兼驻俄国公使、钦差大臣

曾夫人 原陕西巡抚刘蓉之女

陈松生 字远济，中国驻英国使馆参赞，曾纪泽妹夫

曾纪耀 曾纪泽二妹，陈松生之妻

刘玉祥 字凯升，中国驻法国参赞，后任驻俄国使馆参赞

邵幼林 中国驻俄国使馆署理公使、参赞

许艳梅 邵幼林三姨太

蒋丹如 中国驻俄国使馆参赞

李湘圃 中国驻俄国使馆一秘

曹逸斋 曾纪泽贴身随员

马清臣 又名马格里，英籍中国馆员兼翻译

法兰亭 法籍中国馆员兼翻译

庆嵩堂 中国驻俄国使馆翻译

桂童青 中国驻俄国使馆翻译

张大椿 中国驻俄国使馆马弁

许三 中国驻俄国使馆随员，许艳梅之弟

薇拉 俄国女画家

玛丽亚 薇拉姨妈

慈禧太后

奕訢 亲王、军机处领班大臣

奕譞 亲王、光绪帝之父

左宗棠 字季高，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李鸿章 字少荃，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宝 鋆 字佩蘅，军机大臣
沈桂芬 字经笙，军机大臣
王文韶 字夔石，军机大臣
景 廉 字秋坪，军机大臣
董 恂 字枕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李鸿藻 字季云，军机大臣
崇 厚 字地山，原钦差大臣，中国驻俄国公使
张之洞 字孝达，号香涛，翰林院司经局洗马
张佩纶 字幼蕉，翰林院侍读学士
宝 廷 字竹坡，詹事府少詹事
黄体芳 字漱兰，翰林院编修
刘锦堂 左宗棠麾下著名将领

格尔斯 俄国代理外交大臣
热梅尼 俄国外部顾问
布策(布佐夫) 俄国驻中国公使
梅尼阔夫 俄国外部总办
凯阳德(科扬杰尔) 俄国驻中国代理公使
孟第(曼德尔) 俄国外部中文翻译
萨达耶夫 俄财政部副司长，布策好友
科索洛夫 俄《新时代报》驻巴黎记者

亚历山大二世 俄国皇帝
戈尔恰科夫 俄国亲王，首相兼外交大臣
罗伊特恩 俄国财政大臣
米柳亭 俄国防大臣，陆军大臣
盖登 俄军参谋总长
佩舍楚洛夫 俄国海军中将

兰格弗尔 英国外部尚书
德佛楞 英国驻俄国公使
商 榘 法国驻俄国公使
柳原前三 日本驻俄国公使

目 录

- 第一章 一封电报搅得大清朝廷乱了方寸 / 1
- 第二章 左公仰望星空，几多感叹，几多忧愁 / 7
- 第三章 读完那段报道，曾纪泽心口像堵了一块沉重的石板 / 12
- 第四章 兜售三字经后，崇厚对曾纪泽的提醒老羞成怒 / 18
- 第五章 直隶总督府内惺惺惜惺惺 / 25
- 第六章 张香涛的奏稿引起清流共鸣 / 30
- 第七章 养心殿君臣问对，皇太后怒斥群臣 / 40
- 第八章 军机大臣绞尽脑汁：派谁再出使俄国 / 49
- 第九章 中国驻法使馆来了三位洋女人 / 55
- 第十章 在俄国皇后的吊唁仪式上，中国公使引人注目 / 66
- 第十一章 仲妹的一笔行楷令人拍案叫绝 / 74
- 第十二章 小试锋芒智斗俄报记者 / 82
- 第十三章 在强盗逞凶时他挺身搭救女画家 / 93
- 第十四章 邵参赞的姨太太出身青楼 / 105
- 第十五章 接印时他想起觐见皇太后的情景 / 113
- 第十六章 格尔斯面冷词横，声言《里瓦几亚条约》不能改 / 120
- 第十七章 小桥上的两个女人引起他们的注目 / 130
- 第十八章 “白娘子与许仙”的故事使薇拉着迷 / 139
- 第十九章 这个满身佩饰的人就是俄罗斯帝国大皇帝 / 147
- 第二十章 薇拉热切的一吻，使他脸颊火辣辣 / 153
- 第二十一章 许三搂着一个高加索女人，却重重地挨了一拳 / 162
- 第二十二章 侯爷决定遣返许三，邵参赞使出最后一招 / 171

- 第二十三章 “我们轻看了这个老狐狸!” / 180
- 第二十四章 仲妹挣扎着写完最后一句诗，毛笔滑落到地板上 / 188
- 第二十五章 接到仲妹的噩耗，他的心突然抽紧了 / 197
- 第二十六章 曾纪泽派邵幼林回京备朝廷咨询引起众人惊讶 / 207
- 第二十七章 萨达耶夫和布策瞧着自己的尊容，哈哈大笑 / 218
- 第二十八章 许三在总署诬告，董恂居然信了多半 / 229
- 第二十九章 李鸿藻一语惊四座：赞成布策来北京 / 238
- 第三十章 看了夫人的长信，他心里涌起感激和愧疚之情 / 246
- 第三十一章 俄国警察的马队围上来，抓捕教堂台阶上的讲演者 / 258
- 第三十二章 重开谈判，曾纪泽将中国之意和盘托出 / 263
- 第三十三章 薇拉抓起烛台向萨达耶夫后脑勺砸去 / 268
- 第三十四章 看见曾纪泽，她忧郁的眼睛里闪现出惊喜 / 275
- 第三十五章 看完刘锦堂的歼匪捷报，左宗棠捻着胡须笑了 / 290
- 第三十六章 热梅尼的信流露出愤恨和无奈 / 300
- 第三十七章 父亲左右闪出两位老者，竟是左宗棠和李鸿章 / 320
- 第三十八章 崇厚与邵幼林密谋策划，像输光的老赌棍 / 330
- 第三十九章 周末，温天顺的“评书”又开场了 / 339
- 第四十章 无数纸片从上飘落，观众惊恐万分 / 348
- 第四十一章 曾纪泽差点撕碎报纸扔向狞笑的热梅尼 / 357
- 第四十二章 他抱病冒雪，一次次踏上俄国外部的台阶 / 367
- 第四十三章 进了冬宫，发现各国公使已经捷足先登了 / 376
- 第四十四章 格尔斯举杯：为有您这样的谈判对手而自豪 / 394
- 第四十五章 祭奠了仲妹，又去吊唁被刺杀的俄国大皇帝 / 401

后 记 / 414

第一章 一封电报搅得大清朝廷乱了方寸

十九世纪中叶，欧洲人发明了电报机，从此人类省却了车马劳顿传递信息之苦。不过，电报这玩意儿传到中国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洋人在上海设立了电报局，大清朝廷使用电报也仅限于与驻泰西各国公使商议军国大事，而且电报必须经过北京上海之间的快马昼夜传递。那时，一封无声的电报，往往载重如山岳，蓄势若江河。

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下旬某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收到钦差大臣、中国驻俄国公使崇厚从遥远的圣彼得堡拍来的电报。这封电报非同小可，像一颗无声的惊雷，一下子搅得大清朝廷乱了方寸。

原来崇厚上年赴俄，肩负着收回被俄国出兵占领长达十年之久的伊犁地区的重要使命。崇厚与俄国外部尚书格尔斯经过十个月谈判，达成了十八条协议。这十八条归纳起来就是，俄国答应交还伊犁，但中国需付出高昂代价：一是把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和南边帖克斯河流域大片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二是中国给予俄国代守伊犁兵费五百万卢布；三是在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地区重新划界，中国又被割去大片领土；四是除喀什噶尔、库仑已经设立领事外，俄国可以另在嘉峪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设领事及贸易行栈，俄商在蒙古、天山南北路贸易均不纳税，俄商运货可以经过张家口、嘉峪关、通州、西安、汉中抵达天津和汉口。另外，还附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以及准许俄国人在松花江行船的专条。按此条约，中国只是收回了一座空城，而丧失了大片国土和权益。崇厚发来电报，不等朝廷回音，擅自动身前往黑海岸边的里瓦几亚，与俄国外部的格尔斯在条约上签字画押。

这样一个彻头彻尾丧权辱国的条约，传至国内，消息不胫而走，舆论哗然。朝廷内主持军机处的恭亲王奕訢紧急召集兵部尚书、军机大臣沈桂芬来王府商议对策。

恭王府坐落在北京什刹海西侧一块林茂水秀的风水宝地上，高墙内共有

四进院落，分中西东三路。中路依次坐落着几重大殿，是恭王府进行佳节庆典和祭祖祭神的地方，东路几排正厅和配房是王爷起居会客之处，西路几座典雅别致的阁楼，乃是王府珍藏古人字画碑帖和古玩器皿之所。王府建筑格局气势宏大，为北京所有王府之冠。

东路的前院，院中央一座木条搭就的架子上爬满了枝桠弯曲绿叶繁茂的藤萝，藤萝后面是一排灰瓦红柱的正厅，正厅门楣上横悬着一块金字黑匾，上书“多福轩”三个大字。“多福轩”就是奕訢的客厅，这间客厅的墙上布满了各种书体的“福”字。

沈桂芬年近六旬，白净消瘦的脸膛，额头有深深的皱纹，似乎记录着他在仕途上跋涉的艰辛。他看了电报先是痛骂了一阵昏朽无能的崇厚，他万没料到深受朝廷倚重、被誉为通晓夷物深谙外情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经过十月之久，签了这么一个必遭人物议的条约，他自然气愤。气愤之后他又深为担忧，因为崇厚出使俄国，荐主就是他沈桂芬。崇厚误国，自然也给他脸上抹了黑。

“六爷，我看是否火速给崇地山发电，事情或许还能挽回？”沈桂芬心情急切。

奕訢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咸丰皇帝的同父异母兄弟，当今光绪皇帝的六伯父，与他亲近的朝臣都习惯地称他“六爷”。奕訢慢腾腾地放下手里的水烟筒，回答得无可奈何。

“我已命总署值班章京立即给他复电，不得按此签约。但恐怕为时已晚，等电报经过一个个驿站送到上海，再通过洋人的电报局发到俄国京城，就得耽搁六七天，崇地山早就画押了。”

“那我们也要商议一个完全对策才好。此事倘若……”沈桂芬下面的话没再说下去，他知道王爷明白他要说的话。他最担心的是此事一传开，势必引起朝野清流非议和刮起弹劾之风，等皇太后和圣上怪罪下来，不但崇地山难逃一惩，他沈桂芬的处境也会难堪，就连恭王也得受牵连。恭王爷爵高位尊，身份显赫，朝野中恐无人敢直接把矛头对准他，但沈桂芬可能成为崇地山之后的靶子。

奕訢不断地用手指捋着颌下的短须，眯起眼沉吟起来。他一会儿摇摇头，一会儿又点点头，最后叹了口气说：

“这事叫我真为难：允签了吧，此事关系重大，必定遭到朝野非难；不允吧，俄国人岂能善罢甘休……”

沈桂芬咽了口唾沫，暗想：就连王爷也完全失去了往日多谋善断、精明练达的气质，这如何是好？急切中他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主意。他思谋片刻，躬身向王爷进言：

“依卑职愚见，还是及早向皇太后和皇上呈奏，请旨密寄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楨、金顺等疆臣，征询良策。”

奕訢从软榻上直起腰，手掌在炕桌角上轻轻一拍，像下决心似的说：

“也只有这么办了。经筵，你先和宝鋆、董恂他们商量一下，写个折子。太后这边我先去禀奏。此事要速办，因书信往来要费不少时间。李鸿章在保定，书信两三天可打来回，左宗棠、沈葆楨就远了，没十天半月回不来。”

“六爷说得对，我这就去办。”

沈桂芬说罢，便起身告辞。他离开王府，乘车轿直奔另一位军机大臣、恭王爷的心腹至交宝鋆府邸。

半月后的一个早晨，军机大臣们聚集在北京皇宫隆宗门内的一排灰瓦平房。这些瓦房看似平常，然而却是个朝野内外引人注目的地方。它就是清代自雍正皇帝以来设立的最高中枢机关——军机处所在地。

聚在这里的几位头戴宝石朝冠、身穿绣龙绣鹤朝服的军机大臣是：恭亲王奕訢，体仁阁大学士宝鋆，兵部尚书沈桂芬，在军机处学习行走的礼部左侍郎王文韶，在军机处行走的景廉和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户部尚书董恂。

按往日候旨的惯例，军机大臣们需要在此等候一个时辰左右，两宫皇太后便派太监来传唤觐见。可是今天大家一直等了两个时辰，尚不见养心殿太监的人影。军机大臣们暗暗着急：征询封疆大吏对崇厚议约反应的谕旨已经寄出去十几天了，也该有回音了，希望太后和皇上对允约还是拒约早日作出决策。可是为什么还不召见？又等了半个时辰，仍不见传唤，大家无事可做，又不能离开军机处随便走动，只好大眼瞪小眼，在座榻上干坐着。

正在百无聊赖又心神不宁的时候，不知谁叫了一声“来了！”大家的眼光一齐投向窗外的皇宫内院，只见一胖一瘦两位太监正迈着方步朝军机处走来。两人走到门口，才看清前边的那位胖太监五十多岁，脸腮白净，大腹便便，他身后的瘦太监十七八岁，双手捧着一个黄绫绸饰面的木漆方盒，小心翼翼地趋步跟在后面。胖太监进门后，先向恭亲王请安，然后小声说：“启禀王爷，皇太后今天圣体欠安，吩咐奴才转告王爷：今儿就不听政了。”

恭王先是一愣，紧接着问：“圣体不妨事吧？”

胖太监答道：“不妨事，不妨事，只是偶感风寒而已。王爷，太后有旨：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楨的奏折交军机处复议。”他转身把小太监捧着的方盒子打开，取出两本奏折，交给王爷。

两位太监走后，奕訢和宝鋆、沈桂芬、王文韶、董恂、景廉一一传看。

沈葆楨的奏折言簡意賅，措辭比較謹慎。他認為《里瓦几亞條約》使中國喪失的權益太多，主張拒絕此約。但又說萬不得已也可以“光明正大”地“不索還伊犁”，“兩作罷論”，意思是將此約擱置起來。而李鴻章的奏折長篇大論，洋洋千言。他反復說明一個觀點：雖然崇厚所訂條約在界務商務等方面，使中國失掉甚多權益，但崇厚奉旨出使俄國原是被授予“便宜行事”“立約定議”之權的，“若先允後翻，其曲在我”。李鴻章認為，“自古交鄰之道先論曲直，曲在我而侮必招；用兵之道亦論曲直，曲在我而師必不壯”。他斷定“崇厚所定俄約行之確有後患，若不允行後患更亟”，“中俄接壤約万余里，實屬防不勝防，倘兵端一開，其所要求恐照現議而不可得者”。最後他建議，“躊躇審顧，只能隨宜設法，徐圖補救”。

看完沈葆楨、李鴻章的奏折，軍機大臣們一個個相對無言。有的蹙眉愣神，有的捋須沉思，還有的哈欠連天。最後還是首席軍機大臣恭親王開了口：

“既然是皇太后降旨，我們就在此先議一下吧。”他頓了頓，眼光停在年紀最大的老臣寶鋆身上。“佩衡，還是你先說說。”

寶鋆是滿洲鑲白旗人，是入軍機的两个满大臣之一，自从老謀深算的文祥去世以後，他成了奕訢最貼近的得力助手。他輕輕咳了一聲，瞧瞧奕訢：

“六爺，沈葆楨講的句句在理，這我贊成。崇地山所訂十八條，的確使我大清吃虧太大。可是李少荃奏折中講的‘先允後翻，其曲在我’，也有一定道理。俄國乃虎狼之國，倘若興兵質問，必然要動干戈。依我看來，不如先允崇約，以保我大清安寧。以後嘛，再設法補救。”

景廉接着寶鋆的話茬兒說：“佩公所言不差。事情到了這種地步，不允約勢必為洋人耻笑。這杯苦酒我們不喝也得喝，唉！”說完，他搖了搖頭，又使勁打了個哈欠。

一直沉思不語、悶頭品茶的王文韶向恭王和其他幾位軍機同僚一拱手說：“寶大人、景大人之言自然在情理之中。不過……”王文韶又呷了口茶，接着說：“此約未經我大清皇上、皇太后御批，就不能算允。崇地山雖說是欽差大臣，代表我國訂約，但並無批准之權。批准之前拒約，並非無理。李爵相之言‘先允後翻，其曲在我’，在下實在不敢苟同。”

王文韶是在李鴻藻丁母憂告假之後，由沈桂芬推薦到軍機處學習行走的，入值軍機的資歷雖比其他人淺，但是直陳敢諫、言辭鋒利也常常令人刮目相看。他任湖南巡撫的時候，曾鼎力支持用兵西北邊疆，平定阿古伯叛亂，因而在“海防”和“塞防”的爭論中，站在左宗棠一邊，反對李鴻章的只重海防而棄塞防的論調。此番崇厚對外交涉誤國，他深感痛心，故反對李鴻章“其曲在我”的奇談。

“经筵，你也说说。”奕訢把目光转向沈桂芬。

沈桂芬刚才正瞅着军机处山墙的一块漆木镶金的匾额出神，好像宝璫、景廉、王文韶的议论没听见似的，以致奕訢的话使他猛地回过神来。他有些失态，忙端起茶杯，啜了一口定了定神，说：

“依卑职愚见，此事要慎重计议，反复权衡利弊。如果拒约，俄人势必翻脸，可能导致两国兵戎相见。俄国与我国接壤绵绵两万余里，防不胜防，况且俄国舰队随时可开到我近海水域。因此开战必对我不利。再者说，两宫太后也不能再受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圣驾避狩热河那样的惊吓了。沈幼丹所奏‘不索伊犁’，也欠妥。不索回来，伊犁总在人家手里，迟早是朝廷的一块心病。我意，唯一的选择就是允约，虽然是杯苦酒也得往肚里咽，然后再图补救之策……”

王文韶一听就急了，他忍不住反问：

“一允约，条约就板上钉钉了，失掉的国土就如泼出去的水，还如何补救？那不就是一句空话！”

对王文韶这句插话，沈桂芬很恼火。刚才王文韶跟大家唱反调，已不合他的心意，现在又当众驳斥他，很使他下不来台。心想：“好你个王夔石，不给一点面子，算什么朋友？”可他竭力压住火，显得雍容大度，不予计较：

“夔石，这就要从长计议啦。眼下，”他把话锋一转，“当务之急，是要密切注视那些清流党如何动作。”

“你听说什么消息了？”宝璫放下手里端着的蓝瓷茶杯，睁大眼睛问。他也挺关心清流派的动向。早在同治九年处理天津教案时，奕訢、文祥身患重疾告假，军机处由他主事。因他既惧怕激起民变，又怕开罪洋人，畏首畏尾，举措失当，清流派的攻击矛头就朝他刺来。那些日子，弄得他寝食不安，狼狽至极。因此一提起清流派，他心里就犯怵。

沈桂芬慢腾腾地说：“据我所知，对崇地山订约的条款，翰林院的王仁堪、盛昱继、黄体芳、张佩纶、张之洞等人已经知道了。近日来，他们频繁串联，暗中策划，准备上奏朝廷，参劾崇厚。那样一来，事情就难办了。”

始终不露声色的奕訢，此刻也放下手里的水烟壶，关注地问：

“他们怎么知道得这么快？”

“六爷，没有不透风的墙。崇地山的电报先打到上海洋人的电报局，上海有洋人办的报纸，什么事瞒得住他们？清流党们一个个都是耳目极敏感的好事者之流，一传十，十传百，他们哪有不知之理？王爷，我们要早拿主意为好。”

奕訢离开软榻，背起手在砖地上踱起步来，边踱边沉吟着说：

“崇地山倘若被参，轻则丢官，交刑部议处；重则得掉脑袋。再跟俄国人办交涉恐怕就更难了。”

“我们要赶在他们之前上个折子，详细陈明允约和拒约的利弊。否则太后和皇上批准了他们的奏疏，就不好挽回天意了。”沈桂芬建议。

宝鋆附和说：“事不宜迟。”

“那你们就先拟个稿子。”

王文韶起身朝恭王一揖：“王爷，此事关系重大，不可操之过急。卑职以为，还是等左帅的复奏上来后，再定大局。”

沈桂芬反对：“左帅远在万里之外的肃州，等他的奏章迟迟报来，或许圣裁已下，大事就耽误了。”

“上谕已寄出半个多月了，我料左帅复奏不会耽搁太久，还是等等为好。”王文韶坚持说。

沈桂芬心里暗骂：“王夔石，王夔石，早知你如此，当初何必荐你到军机处来。”

奕訢停下踱步，回坐到软榻上。他瞧瞧王文韶，又瞅瞅沈桂芬，用手指敲了敲炕桌，下结论似的说：

“左季高久在西北带兵，平定阿古伯叛乱运筹得当，对如何收回伊犁也必有深谋远虑，不可忽略他的奏议。经筵，你还照我们刚才议的意思拟稿。不过，对允约和拒约不作肯定和否定，只是详陈利弊，奏明允约窒碍难行，拒约后果严重，请两宫太后和皇上圣裁。同时还要奏明，左季高的奏折不日即到，请圣裁时一并参考。至于崇地山嘛，建议先免掉他的官衔，交部议处。这样做，我们可以先主动一步。假如到别人攻得厉害时再免他的职，就被动了。”

奕訢的一席话，大家都连连称是。于是，就由沈桂芬拟稿，很快写好了折子。最后奕訢又审核了一遍，交给一名值班章京尽快呈递进宫。

第二章 左公仰望星空， 几多感叹，几多忧愁

农历九月中旬，在北京城正是“艳艳秋阳花正盛”的美好季节，而在万里之遥的河西走廊却已是“万木尽萧萧”的深秋景象了。不过，也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更能使人领略到那种空旷深远、荒漠寂寥的边塞风光。

这天，临近中午，有六七个特殊的人登上了嘉峪关的城楼。为首一位中等身材，年纪已六十开外。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浓眉大眼，鼻直口阔，配上几缕长须，堪称标准的美髯公。虽然他只穿便服，辨认不出品级，但人们远远地从他那一举手一投足的姿态，不怒而威的面容，便猜想到是个很大很大的官儿。跟随他的人，无不恭敬听命，小心随侍。城楼上值勤的勇卒也都挺胸列队，以示敬重。此人便是威震华夏、名扬海外的朝廷柱石之一，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督办西北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

左宗棠于光绪二年指挥十几万大军从关内挺进新疆，经过全军将士一年多的奋战，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从浩罕国入侵并盘踞新疆达十年之久的阿古伯反动政权，使天山南北富饶辽阔的国土回到祖国怀抱。左宗棠运筹帷幄、指挥调度全军进击的大本营就设在肃州。

肃州位于嘉峪关以内十几里地。两地虽然近在咫尺，但平日左宗棠戎马倥偬、军务繁忙，没有闲暇来此地登览，只在刚到肃州那年，亲自视察关塞布防情况时，才莅临这里。今日不知何故，左帅兴逸遄飞，遥襟甫畅，登临城楼，流连忘返。他手持单筒望远镜，久久地远眺前方的原野山川、戈壁瀚海。也许是古老的长城以它那特有的雄姿和迷人的风采，吸引了他，使他胸襟开阔、豪情难抑。

他眼前，长城从东边的崇山峻岭蜿蜒逶迤而来，似游龙时隐时现、若断若续，又从嘉峪关脚下向西延伸，消失在川野尽头；再往西便是气势磅礴、绵延不绝的祁连山脉了。祁连山深处的雪峰，就像一位侧卧沉睡的世外老人，显得那么高远、那么神秘。

“从这里到安西有多少里地？”左宗棠面朝西北，指着那一望无际的莽

原戈壁问左右。

一位身穿五品官服、体态臃肿，但眼神看上去很精明的人趋上前回答：“禀大人，这里离安西府大约五百里地。”

胖官员是肃州的知州，早上听说总督大人来关视察，特前来陪侍。其实左宗棠来此登览，谁也没告诉，只带了三四名亲随，离开大营。知州见总督大人没穿官服，而自己再换便服又来不及，因此在人群里十分显眼。

“离玉门关呢？”左宗棠点点头，又问。

“九百里左右。”胖知州回答也干脆。

“那么从这儿到哈密多远？”

胖知州想了想答道：“卑职说不准，可能有一千四五百里。”

左宗棠“嗯”了一声，又追问道：“哈密距伊犁呢？”

“这个……这个，卑职实在不知。”胖知州嗫嚅道，脑门儿上渗出了汗粒。

“这不怪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左宗棠宽厚地一笑。其实，他也是随便问问而已。作为一个领兵统帅，他已经不知多少次在作战地图上测量过从肃州到哈密、到乌鲁木齐和伊犁，甚至到南疆的阿克苏、喀什噶尔的距离了。不但算过直线距离，而且了解每条行军路线的实际路程。他的头脑里除了战略上的布局，还要周密考虑战役战术的运用，行军打仗，后勤粮草弹药辎重的接济，每座城池、每条道路、每条河流、每道山岭，他都要几十次、上百次地细心思察。作为十万军队的西征统帅、钦差大臣，他想得实在太多了。

不过，他还基本满意胖知州的回答。于是，他微笑着又给胖知州出了一道题：“俄国人霸占伊犁已十年了，现在我们正跟他们交涉收回。假如他们蛮横不讲理，拒不归还，或是名义上归还，实则继续霸占我大片领土，逼我签约，你说该怎么办？”

“这个……此乃军国大事，卑职不敢乱言。”

“但说无妨。”

“依卑职之见，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全数归还。不归还，就拒绝签约。不然，不然我们就武力收回。天理在我们一边。”

“答得好！”左宗棠不禁脱口赞道。他忍不住端详了一下面前的这位知州。他没料到地处偏僻的这个州官，有如此见识。看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可惜我大清朝中，这样的大臣太少了。念及此，他心中不觉黯然。

胖知州受到赞扬，胆子大了点。他向左宗棠提了一个要求：“我等悉闻总督大人不仅善于统将率兵，能征惯战，威扬九州，而且学识渊博，文才盖世，尤其书法功底深厚，笔力雄健，名冠海内。何不为此关题一巨匾，日后

悬之城楼，以昭世人，垂名千古？”

左宗棠微微侧目，冷笑两声：“阁下的恭维实不敢当。什么‘盖世’，什么‘名冠’，老夫怎能消受得起？”

胖知州顿时惶恐不安，脸色由红变白。左宗棠继续道：“不过，我倒是可以答应你，为此关题几个歪字。”

胖知州立即转惊为喜，急忙叫人准备，当下就在关楼的一间阁屋内，摆开了笔墨纸砚。左宗棠挽起袖口，提起一管又粗又大的毛笔，饱蘸浓墨，凝神片刻，俯身在宣纸上一笔一笔，写下“天下第一雄关”六个大字。看那字迹苍劲洗练，刚柔相济，力透纸背。最后“雄关”二字似乎浸透了左宗棠全身之力，尤其那“关”字，真仿佛是钢筋铁骨、坚不可摧的城堡。

胖知州和众人围着题字赞不绝口：“从未见过如此神笔，如此神韵！”“照此放大，刻出匾来悬在城楼上，嘉峪关定会骤然生辉，犹如给长城画龙点睛。”“恐怕当朝翰林学士也没人能及……”

左宗棠坐在一把太师椅上，捻须微笑，任听他们胡吹乱捧。他有点累了，微合双目，想静一静。胖知州即刻摆手，制止众人喧哗。

左宗棠的心并未静下来。君命在身，重任在肩。这些天，他一直思虑着如何加强整个西北一带的防务和如何收回伊犁。当接到朝廷征询他对崇厚订约持如何态度的上谕之后，他更是殚精竭虑，寝食不安。昨日，他开始草拟奏稿，心情跌宕起伏，时而激昂愤慨，时而忧虑心烦。今日登览雄关，正是想抛弃烦躁，散心遣闷……

这当儿，从城楼下气喘吁吁地跑上来两个人。其中一个守城的军卒，另一个是左帅幕府中一位参军。那位参军一进门便向左宗棠施礼禀告：“大人，刚才朝廷紧急文书送到，请大人回大营过目。”

左宗棠应了声“知道了”，随即向知州和守城的军官告辞，下了城楼，乘车径返大营。

自从左宗棠以陕甘总督和钦差大臣名义驻节肃州以来，原来的州衙门腾出来，让给左宗棠做帅府。这座衙门虽比不上兰州的总督大衙那种气派和雄赫，但它的占地规模、建筑格局，在当地都鹤立鸡群。

左宗棠平日处理阅读公文的地方，是一间陈设简朴但却雅致舒适的书房。他从机要参军手里接过廷寄一看，原来是军机处密转的上谕，并附有李鸿章给朝廷的关于如何处理崇厚订约一事的奏折抄件，要求左宗棠连同上次的廷寄“一并妥议具奏”。

左宗棠仔细看罢李鸿章的折子，目光久久停留在“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八个字上。一股无名怒火，油然直冲脑门。身为朝廷重臣，又手握西北军政大权的他，素日已养成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冷静思考问题的习惯，唯

独遇到丧权辱国且还振振有词的人和事时，他那耿直的性格和桀骜要强的素行，便再难压抑。“李少荃，真匹夫也！”他心里咒骂了一声，握紧的拳头重重地捶在李鸿章的奏折抄件上。

同光年间，左李交恶，疆臣不和，在大清朝的朝野已不是什么秘密。这两位政治地位同样高贵、声望影响同样显赫的封疆大吏，在一系列重要军国大事的战略方针和策略上，存在尖锐分歧。清廷满人贵族集团，不想也没必要去调和这两位汉族大员的矛盾。因为这对他们的统治有利。而在一般的清朝官吏看来，左李争斗，不过是湘、淮两系军阀相互倾轧、钩心斗角而已。

同治末年“海防”与“塞防”之争，是两人尖锐对立的重要表现。当时的形势是，中国西北边防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原中亚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伯，趁我国边防虚弱，蹿入新疆，建立了残酷奴役各族人民的“哲德沙尔”反动割据政权，并投靠英国和俄国，图谋将新疆永久从中国分裂出去。与此同时，俄国悍然出兵伊犁，诡称为中国暂时代收，一俟中国收复新疆，即可归还。左宗棠大声疾呼必须迅速加强“塞防”，力主西征，收复失地，不能因“海防”吃紧而放弃西北广大国土。但李鸿章在给朝廷奏折中却说：“徒收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是为不值。”“即使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他力主裁撤已出塞或尚未出塞的清军，其裁撤之饷，匀作海防之用。他谬称，“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攻击主张收复国土的人是“坐屋里说瞎话”。在关键时刻，左宗棠上奏朝廷，痛陈利害：“若此时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忧，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亦不能晏然。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碍。”朝廷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光绪元年三月，任命左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于是，左宗棠以六十五岁高龄，毅然率军西征，经过两年多的长途跋涉和艰苦征战，终于将天山南北广袤国土，除伊犁地区外，全部光复。

而今，在收回伊犁问题上，李鸿章又放厥词，怎不叫左宗棠激起满腔义愤。左宗棠意识到，李鸿章位高权重，身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朝内的地位不在自己之下，李的话不仅能影响一大批地方官和朝中大臣，而且还有可能被最高掌权者采纳。他必须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详细剖陈自己的主张。

下午和晚上，左宗棠都在书房中度过，一直到深夜他还在伏案疾书。写累了，他搁下毛笔，披上外衣来到庭院的天井之中，仰望浩瀚冷漠的星空，几多感叹，几多豪情。他脑海里又浮现出自己未草就的奏稿来：

自俄踞伊犁，渐趋视为己有。若此后蚕食不已，新疆全境将有日蹙百里之势，而秦陇燕晋边防将因之益急。不及时整理，坐视边